

往事烟云

法国当代文坛重磅作家代表作
荣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梅第西文学奖

冬季宿营地

Jean-Noël Pancrazi

Traduit par Zhang Xinmu, Zhang Qun

[法] 让-诺埃尔·庞克拉齐 著

张新木、张群 译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Les Quartiers
d'hiver

Jean-Noël Pancrazi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Jean-Noël Pancrazi
Les quartiers d'hiver



漓江出版社

Jean-Noël Pancrazi
Traduit par Zhang Ximou, Zhang Qun

[法] 让-诺埃尔·庞克拉齐 著

张新木 张群 译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
Les Quartiers
d'hiver

往事烟云

◆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04-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烟云/(法) 庞克拉齐著；张新木 张群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8

ISBN 7-5407-3494-9

I.往… II.①庞…②张…③张…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01805号

Les Quartiers d'hiver,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par Jean-Noël Pancrazi

©Editions Callimard 1990 pour Les Quartiers d'hiver

©Editions Callimard 2003 pour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往事烟云

(法) 让-诺埃尔·庞克拉齐 著 张新木 张群 译

责任编辑：金龙格 美术编辑：罗云

责任校对：徐明 田芳 责任监印：唐慧群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78（发行部）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bcs@public.glptt.gx.cn

http: //www.Lijiang-pub.com

印制：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字数：198千字 印张：8.5

版次：2005年9月第1版 印次：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07-3494-9/I·2047

定价：19.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译本前言

让-诺埃尔·庞克拉齐 (Jean-Noël Pancrazi) 是法国当代文坛一位重要作家。他于 1949 年 4 月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市，童年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一直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为止。他随父母回法国后，进入法国南方佩皮尼昂市的一所中学就读，后于 1967 年来到法国首都巴黎上大学，1972 年获得高级教师资格证书。从 1985 年起，他与《世界报》合作，负责《图书世界》栏目的编辑工作。1999 年春，他当选为雷诺多文学奖评委。

庞克拉齐是一位多产作家，近十年来平均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共有十多部作品问世。其主要作品如下：《马拉美》（随笔，1974 年）；《跳过的记忆》（小说，1979 年）；《拉里贝拉或阿拉伯式死亡》（小说，1981 年）；《告别的时刻》（小说，1985 年）；《王子们路过》（小说，1988 年）；《冬季宿营地》（小说，1990 年），获梅第西斯文学奖；《激情的沉默》（小说，1994 年），获瓦里·拉尔波文学奖；《长期居留》（叙事小说，1988 年），获让·弗勒斯特埃奖；《阿尔诺夫人》（叙事小说，1995 年），分别获热纳芙瓦奖、加缪奖和图书联盟奖等三个奖项；《勒内·康》（叙事小说，2001 年），这三部叙事小说被称之为自传三部曲。另外还与雷蒙·德巴东合作出版了《科西嘉》（2000 年）一书。2003 年，他又出版了《往事烟云》这部小说，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往事烟云》给读者讲述的是一个法国式的“编辑部的故事”。如今法国的出版业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出版界也成了一个人引人注目的世界。就连出版界内部也经历着经济结构、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如果说波韦女士用地高亢的号角声抨击出版界的堕落和丑陋，庞克拉齐则用细腻的音乐描述了巴黎虚荣十足的出版集市，揭示了作家与编辑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暧昧的情感纠葛。

小说讲述了一位女作家伊丽莎白最后一次参加出版社晚会的情况，她得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她来到出版社的鸡尾酒会上，出版大楼还是那种老式的建筑，里面有一个木质的酒吧台，有许多装满图书的书库，还有一架豪华的楼梯。晚会上，伊丽莎白重新见到了她的新老同事，这两代不同的编辑队伍：一边是传统家庭式的“老派”编辑，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出版社的业务和出版方向；另一边是出版集团任命的新一代接班人，他们早就想从老一辈那里接过大印，踌躇满志地掌握着出版社的未来。晚会好比是一场“猎豹舞会”，交织着老一辈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无限怀念和新一代对未来前程的梦幻般憧憬，在一片虚情假意的寒暄和打情骂俏中，他们暗地里互相争风吃醋，尔虞我诈，既相互倾轧又外强中干，一个个为自我而奋斗；对大多数作家和编辑来说，文本只是个借口，可以借此而生存，去引诱，去发扬光大，去自欺欺人。在这个充满俗气和表面浮华的小小天地里，文学的地位究竟在哪里？答案是哪里都有，但哪里都不存在。书中的人物越是相互分离和相互蔑视，其形象就越发具有戏剧性，越能牵心连肺，激动人心，有时还扣人心弦。这就是庞克拉齐这部小说区别于波韦女士批评的特点所在。庞克拉齐以中性的笔触，既

不带仇恨的眼光也不带害怕心理，甚至还略带一丝爱意，去叙述事件，去描述人物，再现一幅这个小小的混乱天地的真实画卷。毕竟对这个圈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写作还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安慰。

女性也许是庞克拉齐小说中惟一的主题。福楼拜描写了通奸的女性，巴尔扎克刻画了三十岁的女性，莫里哀展示了智慧的女性，普鲁斯特描绘了社交型女性，而庞克拉齐则遵循大师们的样板，塑造了文人女性的形象。在自传三部曲中，尤其是在《阿尔诺夫人》和《勒内·康》两部作品中，他已经刻画了若干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在《往事烟云》中，他描写的就是这种文人女性：女作家和女编辑。在生活的酸楚和职业的光泽中，她们表现出女性固有的温柔和忠诚。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原型据说是1996年因癌症去世的女作家伊丽莎白·吉尔，她短暂的写作人生充满了疾病的折磨，但她的精神和灵魂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得到了升华，在以她自身疾病为主线的一部小说中，有力的笔触和充满智慧的文字，让读者领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女作家吉尔的《灰烬风景》和《凳子后的螃蟹》无疑给了庞克拉齐许多的启迪，但后者又以他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主角。小说中的伊丽莎白是一位其貌不扬、但充满才华的小说家，她从不张扬，脸上总是挂着优雅和自制的微笑，在与疾病的默默斗争中，在破裂的友谊中，在背信弃义的打击面前，在假慈悲的虚情假意中，伊丽莎白选择了自我隐退，渐渐消失在某个神话中，加入到那些她曾经热爱过的同类之中，像“这位老大使，在小歌剧的蓝色天空下，在一去不复返的维也纳蓝色天空下，怎样能保持面不改色心不跳”，或像莫泊桑那样，当他在嘎纳的小茅屋里过最后一个冬天时，他看到一个幽灵，“当他来到楼梯尽头时，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复体，那复体迎

着他走过来，与他擦肩而过，像是不认识他，对他而言他似乎不过是个流浪汉，没有身份，没有道路”。这些触目惊心的临终场景也许正映衬着文字“职业”的高尚所在，这是一个面对谎言和幻想的职业，是惟一能够揭露阴谋、挫败人造灾难的途径，也是小说家在书中通过女主人公想要塑造的画卷的见证，他想描绘文字圈里的习俗、弱点甚至伟大之处。如书籍车厢，冷餐汽船，女顾问们的响亮笑声，旅馆里坟墓般的寂静，签名售书，延续晚会的胭脂口红，隐性的告别（“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等，庞克拉齐通过这些场景谱写了一曲写作与作家的真实感人的颂歌。

《往事烟云》以特有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作家和出版圈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一曲温柔而又悲怆的人生悲歌。作家描写的人物虽然有名，但大多无姓，在小说中，有时不能完全分清人物的归属，“他”或“她”有时是指一个特定的人，有时又好像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其实作者是想打乱人物的特定归属，让这些姓名符号去代表一类人：是他，是她，是你，也是我，人物的生活状况和七情六欲就是这一类人的缩影；其中有几个人物还有他们的复体，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自身的“我”，他人眼中的“我”和投射的“我”，从不同的视角和感知方式来感悟人生。小说的时空关系像是一张巨大的网，通过主人公的记忆和叙述者的视角，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一起纳入线性的叙述时间链中，将人物各时期不同生活的场景和各自的空间串连成一个个网结：故事的主场景发生在出版大楼里，主人公与每位同事的见面会引出另一个人的故事，将读者带向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感知维度，以便全面地反映人物生活和情感的不同层面。小说的语言也非常独特，那

是一种绵绵细雨式的表述，句子“像长长的披巾展示着甘美的忧虑”；作者灵活地使用关系代词和分词，构成错综复杂的复合句，常常一个句子占据半页，将读者带进一个思绪绵绵、忧愤习习、长夜茫茫、期待悠悠的境地；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好像”、“似乎”、“仿佛”等委婉语，在读者和故事之间设立了一种缓冲机制，喻示真实中的某些不真实，同时又让读者在虚幻梦境中领略不真实中的真实。人物的飘忽不定，时空的伸张浓缩，叙述的虚实相加，喻示着往昔记忆那“往事如烟”的特性。

庞克拉齐的另一部小说《冬季宿营地》描述了巴黎第一区一个酒吧间里发生的故事。那是一个同性恋酒吧，里面生活着一批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的人。他们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整夜整夜地喝酒跳舞，生活放荡不羁。不健康的同性恋生活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了不治之症（实为艾滋病，小说中故意避免直呼其名），酒吧服务生埃德瓦尔多和画家若埃普先后死去；其他人虽然坚守在“冬季宿营地”里苟延残喘，如老瞎子、收银员奥古斯特及流浪汉酒吧的顾客们等，但生活上越来越窘迫，精神上越来越空虚，体力上越来越不支，全线崩溃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在他们的惟一寄生之地流浪汉酒吧被转让后，树倒猢猻散，一帮相依为命的酒友各自走向不测的前程。小说渲染了死亡的恐惧，回顾了对往昔美好生活的眷恋，还有绝望中流浪汉们那得过且过的生活。小说以独特的写作手法反映了巴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译者

2005年3月于南京蓝旗街

目 录

译本前言 (1)

冬季宿营地 张新木 张群 译 (1)

往事烟云 张新木 译 (141)

冬季宿营地

[法] 让-诺埃尔·庞克拉齐 著

张新木 张群 译

献给 W. A

也许，只有这才是青春：
永远热爱肉欲且不为之后悔。

——桑德洛·佩纳

供我们享乐的巴黎变得日益单薄，像是一层忧伤的驴皮，大雪再也不能催眠出——和过去的冬天一样——另一个巴黎的希望，这个巴黎将向我们伸出双手，向我们保证会提供一个母亲般温柔的避风港……

九点钟，我送埃德瓦尔多到了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从我到圣约瑟医院接他时起，雪就开始下了。鹅毛大雪慢慢地旋转而下，这些“融化的灵魂”——他如此称呼它们——飘落到人行道边缘上，即刻消失。我似乎在站台昏暗的角落里又看见了他，他在刺骨的寒风中直打哆嗦，靠在他母亲身旁，母亲双手紧握着草编手提包的拎带，手指被柳条筐的条片划破了，尽管上了年纪，她仍在扎莫拉一个作坊里编柳条筐。她眼光躲闪着不看我，封闭在自己的沉默中，几乎带着点儿敌意，好像她并不原谅我，因为我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将他的儿子带进了整夜整夜鬼混的生活中，最终把他给毁了。

他裹在黑色大衣里，几乎站立不住——他以前开玩笑说那是“公牛看护员”的大衣——大衣在他瘦削的肩膀上打哈欠般敞开，他的肩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过多的积雪压垮。而在一年前，这副肩膀还能承载得住圣·克拉拉圣母圣驾的重量，那时圣母浸没在缀着珠宝的锦缎中：在封斋节那一整天中，他

与宗教协会的伙伴们一起，把圣母像从上城的修道院一直抬到大河的台阶边。尽管他深凹的眼圈已经扩大到颧骨上部，颧骨上的皮肤因为高烧而发黑，像是一块蒙在脸骨上的灰暗纱巾，但他的眼睛仍然闪耀着光芒，恰似他最后一次穿越巴黎时城市的光芒。他注视着那些灯光，似乎想要给暗淡无色的家乡街道带去一点巴黎的光辉。圣诞节的彩灯仍在林阴大道上闪耀；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的路灯熠熠发光，照亮了灯下生锈的青铜花饰，照亮了爱神圆舞像和众马腾飞像；塞纳河水流闪着钢铁般的粼粼波光；杜伊勒利公园笼罩在一片白雾中，就在去年夏天前夕，我们从梦幻酒吧出来后，曾并肩在杜伊勒利公园里散步，我们决定在清晨去拥抱——在某一次纯洁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玩弄着自欺欺人的游戏，我们有过许多次这种危机——情感的理智，禁戒的美德和义务的秩序，我们尚能将这些概念强加给我们难以把握的本性。

“你告诉他们，就说我顺利地走了……特别要告诉奥古斯特……”他低声这么说，而我扶着他躺到下铺上，然后，他以一种筋疲力尽而又从容不迫的永别似的口吻跟我说话，这种口吻像是在嘲笑所有误掉的幸福，那些再也没有时间去追回的幸福：“我去我的冬季宿营地……”他推开了我正准备为他盖上的被子。他那蜡黄的双手只是抓着那块玉蓝色的白色条纹披巾，他喜欢——当他初到流浪汉酒吧时，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神情——看着披巾在镜面天花板的天空中飘扬。“春天时我会来看你……”我对他说。他显出一种悲伤的怀疑神情，不安中带着疑惑，但很快换上一丝希望的微笑，他不想让我扫兴，并想向我证明他仍然相信会有美好的日子。“你应该去看看佩纳菲尔赛马……你会喜欢的，我敢肯定……”我以为他会执意求我答应去看他，但他却闭上了眼睛，然后合上了嘴。我希望他

能在火车出发前就睡着，过去，在初夏时节，他经常乘这趟火车去享受锡切斯的阳光和金黄的岩石，而今天，这列火车却要带他走上不归的旅程。列车车厢上的红色信号灯在黑暗中很久才消失：我那青春的最后几缕光芒也消失在铁轨尽头，只给我留下一股冰冷的烟臭味。

从火车站出来，我沿着圣母院的花园往前走，以前在假期的夜晚，在那喀索斯饭店吃过晚饭后，他喜欢到这里来碰碰运气。他双臂前伸——那是一种本能的动作，谁也无法知道他是正要跌倒呢还是正要拥抱别人——朝着擦肩而过的第一个陌生人抱过去，我看到他已经对那人欲火顿生。这天晚上，我只看到很少的人在大教堂的石翼下闲逛，教堂笼罩在冷雾中，只有这些石头侧翼还在探头探脑。那些人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溃败的气息。他们穿着过时的制服——羊毛软帽让他们看上去像是过早衰老的小淘气，皮茄克已经退色，右手腕上手镯的金属钉子被雪水渗得生了锈——他们像是被打败的士兵，在一座城市的城墙阴影里游荡，他们甚至忘了在过去的某一天里，他们曾经有过征服这座城市的愿望——当他们在夏日夜晚的欢乐中，从图耐尔码头的即兴舞会上回来时，他们像是凯旋的一个个团伙，一起拥向小公园广场，想像着将他们的爱情帝国扩大到整座城市。而供我们享乐的巴黎变得日益单薄，像是一层忧伤的驴皮，大雪再也不能催眠出——和过去的冬天一样——另一个巴黎的希望，这个巴黎将向我们伸出双手，向我们保证会提供一个母亲般温柔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每个人都试图重新找到它，在黎明中随意捡拾休息的时刻，还可以玩些交友小诡计，或在河边阴暗的散步场所，或在英国人街的“蓝色时光”酒吧深处，那里的情人室铺满天鹅绒。

我不想继续走下去，不愿去想像埃德瓦尔多那身体在夜晚的车厢中窒息的样子，也不想干等着流浪汉酒吧开门——这是巴黎酒吧中惟一一家能让人找到一丝温暖和互助的地方——我决定到埃古夫街的公寓去，蒂埃里·松普拉克正在那里为得到新作而举行庆祝活动。“这是一幅法西雅诺的作品……那是一幅德库宁的作品……”我刚来到画作前，他就领着我一一观看，铿锵有力地报着画名，一副痴迷“尽善尽美”的德行——这个词是他的语言崇拜词——他过分夸大这种痴迷，想以此掩盖对过去那些贫穷和耻辱岁月的报复心理。20年前我刚遇见他时，他在法兰西喜剧院的拱廊下或在皇家歌剧院的角落里央求那些潜在的顾客；结果他把顾客都吓跑了，因为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抓住他们的胳膊，向他们喊出一个价格，然后在人行道上追着人家一级级降价，直到人家同意购买为止，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一小把硬币。

一阵掌声响起，其热烈与客厅壁炉的炉火蹿得一样高。罗朗德·德·莫尔吉埃弗尔开始了她的例行节目：她的手指在优美中透着紧张，双手抓着黑色羽纱裙上的圆头饰钉，每朗诵一句诗，她的头发都会按计算好的节奏波动一下，她在背诵着拉封丹的一首寓言诗，她那做作而又漫不经心的腔调，显露了她没能成为一名喜剧演员的遗憾。她知道自己的表演会很成功。为了能听清楚她的声音，已有几个人从围在艾丽丝·德·拉热纳尔迪埃尔周围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她正在那里向他们建议去波西米亚旅行一次，嗓音因为喝醉了而更沙哑。他们对她的建议只是嘴上应承着，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她的计划：她总是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借故取消旅行，借口说她父亲身体不舒服，或是和某个出版商有一次重要的午餐，或是找到一件她梦寐以求的稀有家具，人家刚刚告诉她，在德鲁奥商店大厅的货物单里

正好看到这件家具。罗朗德·德·莫尔吉埃弗尔并没有完全抢到那个《邮报》假战地记者笔下的明星位子——这位记者更习惯于在客厅的地毯上驰骋，而不是在战场上——他编造的那些丰功伟绩都是来自黎巴嫩山区和哥斯达黎加丛林。他声称发现了——在穿越一片燃烧着的树林时——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箱子，这些文件“对南北轴心至关重要”。他对这些文件到底怎么处理一事一直秘而不宣，引得一群女人的崇拜，她们躺在他周围的长沙发上，摆出殖民地女英雄的享乐姿态，喜欢听军事战绩故事，喜欢听大场面的故事。其中一个女人还讨好地说：“我们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男人来活跃气氛……”但又在远处向我示意——好像她在过分的矫揉造作中感到窒息——打开窗户。

我听着大雪飘落的沙沙声，像迷失方向的天鹅扑扇着翅膀，栖息到挑檐边长着黑色苔藓的小岛上；我喜欢看着巴黎的天空如此慢慢变白，成为极地某片荒漠的天空，那里仅仅回响着几声路人的声音，那是蔷薇街上被暴风雪滞留的路人的声音。雪，是的，雪，我轻轻地对自己说，巴黎花园上空的雪，诺曼底平原和大洋沙滩上的雪，埃德瓦尔多是多么想看看呀。此时此刻，一个个面容在我的眼前飞扬，像是从世界尽头飘来——没有轮廓，没有目光——那是近几个月来去世的人的面容。他们像是爱打趣的小偷，沉醉于翻越屋顶和玻璃墙的流浪生活，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滑到了挑檐上。当他们伸出手让我握住时，脸上有一丝淡淡的责怪之意，而后又是原谅的神情——我也没想分清那是责怪还是原谅。他们一个个飘落而下，静静地，没有一声喊叫，给我留下了一颗被苦涩的沉寂压抑着的心。

如在其他时间，我可以在自我封闭的庭院中，在深夜的寂

静中去采撷他们，在那里，在远离冬季节日喧嚣的地方，我可以一直写作到黎明。但是，生存的紧迫感折磨着我，让我产生了一种疯狂的嗜好，一种渴望生存的可怕滋味，我已经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在逝去的日子，我徒劳地寻找着能给我再次带来痛苦享受和战栗的东西，我多么喜欢去辨认这种战栗啊，当我打开写字台上的台灯时——我等待着这丝光明从夜晚的深处升起，让我幻想能看清一切，能看到世界：逝去的灵魂，岛屿，牧场，孩提时的房屋等。暂息的时候——我好像又找回了一点创作的欲望——我只能在纸上画几个符号，写几个干瘪的词，在光秃秃白纸的天空中，像无名的星星，它们蜷缩着身体，因衰老而死亡。它们将已经停止发光的星星枝丫耷拉在自己的心上，屈服于天体也有秋天这个事实，在虚无中分崩离析。它们留在身后的只是原子的尘埃，谁也不想去揭示一个业已死亡的星系的轨迹。

蒂埃尔·松普拉克走过来重新关上窗户，然后拉住我的手，表示我们是老朋友。他真想重新回到流浪汉酒吧去——他对我说：我们正是从那儿起步的，不是吗？他已经那么久没去了，已经过去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又补充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遗憾，他陪我再次穿过客厅，叫雇来的晚会服务生注意，别让壁炉里的炉火熄灭了：火焰的光亮能够强化镶嵌在圣杯上的金银饰物的光彩。那些圣杯是他的珍贵收藏，被陈列在玻璃橱里。在玻璃橱周围，艾丽丝和她的朋友们穿梭般忙碌着，嘴角上露出陶醉的颤抖，好像她们突然发现自己都会晕圣餐。